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三十四卷目錄

寫行部名賢列傳一

後漢

劉茂

彭修

朱勃

周燕

王悅

戴封

梁宏

嚴拔

徐成

廖扶

鄭雲

申屠

田子封

孫萬

檀敷

范冉

郭亮

王成

劉翊

尹牙

顧初

施陽

所輔

禮費

索遠放

孔嵩

陳讓

繆彤

程信

鄭均

衛福

項滿

折像

姜肱

任末

童仲玉

楊匡

胡騰

王嗣

董班

董訢

董正

陳翼

郭遠

張敦

學行典第二百三十四卷
第卅部名賢列傳一

後漢

劉茂

按後漢書獨行傳劉茂字子衡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節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經教授徒常數百人京時時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母憂去官服訖後爲涇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還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員太守孫福歸縣空穴中得獨其養俱奔孟縣查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趙山巨高賊所圍命如絳契桓茂曰臣論城出保孟縣茂與弟竊冒兵刃誅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歸義太后宮棄去都以萬義士詔書即徵茂拜丞郎茂至正至後拜侍中卒官

所輔

按後漢書劉茂傳永初二年關賊舉等入平所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大河與賊合戰雄敗賊雄以子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等雄等而刺輔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孝爲郎中

彭修

按後漢書獨行傳彭修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因追

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存子死卿不顧兄耶盜相謂曰此輩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解辭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郎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幸龜行太守事以徵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平諫甚切意便收鍾離意欲棄之掾史吳欲欲排開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遣於主簿鍾離聞其過龜曰受有二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又侯朱雲舉劾權臣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應明府爲賢君主簿忠臣應遂原恩則賢臣自後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脫支肘之飛矢雨集修降拜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縣中修者餘悉降賊言曰自爲彭若故降不爲太守守服也

禮康

按後漢書陽陽縣傳侯氏高書爲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侯侯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年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重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獄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刎別者平原侯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無意暴白繫上書求代獄曰伏見臣師人司徒歐陽歆平馬儒宗八世博士而以威容當伏重辜歆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未爲磨絕上令陛下復殺賢之誤下使學者畏師教之益乞殺身以代歆命書奏而歆已死獄中歆採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布木棺卹葬傳三千匹按謝承書曰震子仲威先武嘉其仁義拜其郎中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三十四卷目錄

寫行部名賢列傳一

後漢

劉茂

彭修

朱勃

周燕

王悅

戴封

梁宏

嚴拔

徐成

廖扶

鄭雲

申屠

田子封

孫萬

檀敷

范冉

郭亮

王成

劉翊

尹牙

顧初

施陽

所輔

禮費

索遠放

孔嵩

陳讓

繆彤

程信

鄭均

衛福

項蒲

折像

姜肱

任末

童仲玉

楊匹

胡騰

王嗣

董班

董訢

董正

陳翼

郭遠

張敦

學行典第二百三十四卷
第行部名賢列傳一

後漢

劉茂

按後漢書獨行傳劉茂字子衡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食以節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經教授徒常數百人京時時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母憂去官服哀後爲涇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還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員太守孫福歸縣空穴中得獨其妻俱奔孟縣查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趙山巨高賊所圍命如絳契桓茂曰臣論城出保孟縣茂與弟竊冒兵刃誅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歸義太后宮棄去都曰萬義士詔書即徵茂拜丞郎茂至正至後拜侍中卒官

所輔

按後漢書劉茂傳永初二年關賊舉等入平所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大河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子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等雄等而刺輔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彭修

按後漢書獨行傳彭修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因追

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存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輩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解辭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郎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幸龜行太守事以徵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平諫甚切意便收鍾離意欲棄之掾史吳欲殺之排開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遣君於主簿鍾離意過關曰受君二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君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直面折又侯朱雲舉政權臣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應明府爲賢君主簿忠臣應遂意則貴臣自後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脫交臂之飛矢雨集修降拜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忠信即殺縣中修者餘悉降賊言曰自爲彭若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禮康

按後漢書陽城縣傳侯氏高書爲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侯侯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年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重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請生守關爲獄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刎剔者平原侯年十七聞獄斷絕之京師行到河內衆悉罷自繫上書求代獄曰伏見臣師人司徒陽城侯高儒宗八世博士而以威容當伏重辜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未爲磨絕今陛下下復殺賢之誅下使學者畏師貴之金乞殺身以代獄命書奏而欲已死獄中獄探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布木棺卹葬傳三千匹按謝承書曰震子仲威先武嘉其仁義拜其郎中後

西華令時汝頗有疑其獨不人西華界時暫行縣
鄭忽太守督郵其日即去轉亦頓除一境命之其年
大早封縣請無獲乃將新坐其以上自火起而大
南暴至於是遠近嘆服遂中山相時諸府因四百餘
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家各寄遺歸家與起期日皆
無違者詔書策美高求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寺官

魏形

按後漢書獨行傳釋形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
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
有鬪爭之形形憤憤乃掩戶自述曰釋形汝修
身漢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
家子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仕縣爲主簿時縣令欲寬見考吏皆畏懼曰謹而形
獨慈誠其年掠考苦若乃體生蟲蠹因復傳候五
獄論謂四年今幸以自免太守龍西樂進召爲汝曹
史安帝初漢病卒形形意甚憂隨西始葬會西羌反
叛漢天子爲亂亡郡形獨留不去爲起墳塋乃乃
穿井傍以爲窟室書則隱憂後則負土及賊平而墳
已立其妻子意形已死遂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
給車馬衣資形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選中
平令歷近京師多權豪形到誅諸豪吏及託名貴戚
賓客者有餘人咸名遂行卒於官

投募

按漢中士女志投募守縣高南郡人也太守河間鄭
歷命爲主簿未初四年涼州无反盜入漢中從庫屯
聚中勝東攻庫欲募募不可願固堅持之歷不聽
出戰收績崇崇門下史王宗原展及子物兒子伯生

推鋒死敵募募不敵崇等皆死无遂得履殺之
程信

按漢中士女志程信字伯義南郡人也時爲功曹守
急馳來赴韓廣度度遠還鄉里乃結故吏冠蓋
子弟十五人共程光各募募死士以待時太守
鄭成信爲功曹元初二年康復來信等將其同志
率先奮司人成之信稱人創死天子召慶元初五年
下詔召賜信家來當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華李
容妻濟濟已勝廉勾剋劉勝人皆以令義爲郡歷
所命王宗原展與堅同死程容等與信共并命諸書
既斷崇信家又賜九千束穀五百斛給死事

梁宏

按華漢書獨行傳釋形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
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
有鬪爭之形形憤憤乃掩戶自述曰釋形汝修
身漢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
家子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仕縣爲主簿時縣令欲寬見考吏皆畏懼曰謹而形
獨慈誠其年掠考苦若乃體生蟲蠹因復傳候五
獄論謂四年今幸以自免太守龍西樂進召爲汝曹
史安帝初漢病卒形形意甚憂隨西始葬會西羌反
叛漢天子爲亂亡郡形獨留不去爲起墳塋乃乃
穿井傍以爲窟室書則隱憂後則負土及賊平而墳
已立其妻子意形已死遂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
給車馬衣資形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選中
平令歷近京師多權豪形到誅諸豪吏及託名貴戚
賓客者有餘人咸名遂行卒於官

鍾均

按後漢書獨行傳均字仲威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
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遇均數諫止不應則脫身爲
傭傭餘得錢歸師以爲物書可復得爲吏至縣
終身相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義舉
孤兄患難教主相捐資兄至不勝屈均於是客
必反之使僮令備將門門既至於不勝屈均於
於漢陽初二年同從觀見薛之役軍也言不請
六年公卓特復再應向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

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京師因稱病賜以衣冠元
和元年詔告廣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向來
資養儉節整頓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自固實美
急又前安邑令毛義稱廉潔比微辭鄭均淳淳之風
東州府人書不云乎章舉爲古其其均均義投各
子州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謝恩其明年冬
東巡還任城乃率均舍勸勸均書以終其身時人
號爲白衣書來元中卒於家
按東觀記均父兄養養兄子甚篤兄冠娶妻出令弟
居東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算其母然後隨視服
給之

嚴成

按後漢書獨行傳劉茂傳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
陽太守張舉更士苦出塞遠望賊管烟火急趣之
兵馬抹殺投應有伏告諫止不應則聲令進投不後
已前戰伏兵發投身被十創沒於陣鄴拔刀追敵兵
不能制賊射中顯主簿衛福福曹佗成進赴之顯
馬福以身擁蔽賊并殺之朝廷忌殺等所詔書哀
厚加費賜各除子一人爲郡中

項誦

按江西通志項誦字叔和豫章人順帝時爲郡主簿
時太守爲屬縣所誦誦誦誦誦守人京師就訊引
刀自刺血出浣注首皆墮太守以是得白

應扶

按後漢書方術傳應扶字文起汝南南人也習韓
詩陳留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未初中
生先死郡下獄欲伏威父以法罪應爲吏及服終

而獻曰老子有以名與身孰親言爲名者子述絕志
世而專稱經典九明大又識緣風角排芳之術州郡
公府辟召皆不聽就問從其亦無所附扶還之知就荒
乃聚教數千斛悉用脂奈族姻親又數其遺復亡亡
不能自收者居無人來倒未曾入城市太守高煥
先爲諸生從拔孝後郡都未到九還止修門人之禮
又欲擇扶于弟固不肯當擇人因就爲北郭先生年
八十終於家 子孟華傳舉並知名

折像

按後漢書方術傳折像子伯武廣漢人也其先
江著折折像術爲靈林太守從廣漢因其其爲
國生復國有貨財一億家僅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
殺昆蟲不所明牙前通京氏易好術老言及國幸
多歲葬之其乃敢至南帝能周施親疎或謀謀曰
君二男兩女孫息微前當增益其利何爲坐自準場
乎像曰昔國子文有言我乃通福非通富也昔門戶
殖財曰入盈滿之谷道來所忘今世將衰子又不才
不仁而富謂之不才雖富而高其財必疾也智者聞
之戒服居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解談忽然而
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遺子其方如其言云

聖表

按東漢志鄭玄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與宏
俱爲吳郡太守尹士海典以定王美談反事覺被
殺并妻下洛陽獄焉終始之義明與非無以持
據陳服厥死後使者以陸渾具食事陰嘉之上
書賞狀乃數萬畝於意田里樂錫終身食既死乃
姓表門閭

差數

按後漢書方術傳子伯武彭城廣成人也家世名
族壯與一弟伯海李江俱以孝行著其友愛天主
常其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敬不能別寢以修嗣當
立乃遷往就室既遷五宿兼時星耗之運來就相
學者三十餘人諸公參加加皆不就二弟名聲相
大亦不應機擇諸人棄之既書與李江湯郡夜於道
遇盜欲殺之賊兄弟更相爭死就逃兩擇焉但掠奪
木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賊無衣服擇問其故賊託以
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微君
賊與兄見微即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賊不勞以酒
食而還之後復於微俱微不至相害乃下彭城使畫
上圖其形狀臥於幽閣以被面自蔽防賊不
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持符咒等事其術新
大傳神書人將軍資武欲借微以釋衆望乃白
微欲爲太守微得請乃親至其友曰吾以虛機實道
結微微明明在士階當固其本志兄今政在關賢天
何爲哉乃隱身逃命遠浮海濱再以元陳請不就即
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微使人對云久病就醫還
顧服間行宜伏青蒲罪中貴上餘食名命得歸來亦
不知其處時年乃還年七十七歲卒 年終於家弟
子陳留劉捷道感微德其刊石頌之

中婦婦

按後漢書中婦傳婦字子能陳留外黃人也九歲
喪父哀毀過節喪不進酒肉十年每忌日輒三
日不食同鄉族氏女王爲父報讎殺大氏之遺妻後
王以爲外黃令受祀配食穀下婦時年十五焉諸

生進諫曰王之寵寵近以就無恥之氣故尊之子
不遺明時而爲庶幾遠矣在清德而不加哀矜配
善其言乃爲德得死就就人稱美之家故德爲漆
工郭林宗示而奇之同郡縣也深重婦及被州辟乃
辭讓一曰臣居處無元妙德微心過憂道書遺度
於放漫之行義人所難能故當避賢道書遺不
爲媒嫁重不爲辭道易方之於德以爲則長以
德則賢後即召爲士子不不行遠處居學博覽五經
衆明賢婦與漢宗子王居同在大學子居師範以
身託婦婦乃躬推量其志婦遂還鄉里同建德事於
河東之聞從事義之爲封妻誥遂不肖受後南于
地而人舉事遂于王尉新時不就及遭幸歸葬江
西四方名衆會聚下者六千人互相談說曰君非特
婦者準而一士舉相爾爾則別婦婦子曰君非特
則微知足相見於上京矣婦物作口口始君以子
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約約束竟之徒邪因振手而
去不復與言再舉有公不成就先帝師士汝南范
滂書并許郭同下以言折郭下之本學生事
其其風以爲文學將與處士復用婦婦後曰昔戰國
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主爲難獲先驅者有社
婦婦之禍今之謂矣乃將近於其禍之間而欲爲
自同儕人居一年滂等果置婦婦或死或刑者數百
人婦婦危於疑後婦婦及人陳郡西華生事擊獄
豫州投黃琬欲殺之或勸婦婦婦婦不肯行曰子
瑒爲吾故耳非必合罪如不用告也婦婦往候途聞
之遂免罪婦婦大釋其何是遠復不商是必欲殺之使
婦同郡黃忠志書曰前舉府初聞王先先生得加殊

禮儀而不名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一晝而先生抗志獨高所南金因竊謝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讀川簡史載於道北海部元北面受署彼崇潔為宰故知時不可逸深也昔人之隱適時則放聲遠迹其後始微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曲盡情懷不實事與昔人而欲遺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雖不啻中平五年復與袁元及楊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雖及魏融祀等復俱公車微雖雖不到衆人感動之嘆笑而不應居無幾喪等為車所折迫西都大京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還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欲等僅以身就暗橋處亂水終今高志年七十四終下家

任本

按後漢書儒林傳任本字叔木蜀郡繁人也少習詩遊居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南亡本乃輕推車而載奉德喪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奉德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兒子遠曰必致我尸十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慰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過從之

田子封

按水經注書漢帝十三年西幸咸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黃金貨隨帝後行夜逢未道往投津北田子封避之渡河賈人卒延津長理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家舉戶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津津在雲中城東西一百餘里

董仲玉

按青州府志董仲玉姑蘇人懷之父遭世大亂備貲賑恤里人宗姓賴以全活者甚多後二子俱為名臣孫嵩

按青州府志孫嵩字玄碩河東時安丘人家素貧時嘗侍在伯康館等雜作人主衛弟瑋為京兆虎牙都尉不修政於京兆尹郭丹書遺思呵却之衛其志欲減趙趙時思從父岐為度氏長聞有策禍因官舍進走之別開發氏氏詣北海常于市中販胡餅賣積時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呼與俱載歸問岐岐具告遂以巨餼推升鍾馗快相嫌棄因被若別即舍遠置馗馗中數歲後唐斷及弟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仕至郡守刺史本傳而實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楊臣

按後漢書杜喬傳喬死獄中妻于歸故郡處李固俱舉戶於城北家屬欲乞養固親者喬故掾留楊臣聞之號泣往侍至郡守刺史本傳而實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桓公

按漢書列傳桓公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郡里應舉孝廉遂辭公府皆不

就立辨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拜庶徵不就漢帝即位太尉黃璽舉孝廉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京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胡騰

按後漢書黃武傳武與伯洛陽都亭取補宗親賓客胡騰志謀之及劉瑜為通首失其謀被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臺當是時因得志十大夫皆畏其氣矣武保輔時年一歲選為郎事武覺郎等捕之忽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其逆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己子而使將營黃後學桂陽李康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實姓以事列上騰子于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理實從事公卿貴戚車騎勳賞計微事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吏與同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白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其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解官至尚書

范冉

按後漢書獨行傳范冉字史雲潁川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史年十八舉徵詣都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豐又避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俗為傲誕之行常舉梁伯山園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同內王褒黃門而范嘗謂伯宗林宗為典漢為考城令境外貧民流寓者聞冉不至及夷還漢德太守將行冉乃與弟顯步躡蹻詣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車徒駭避不自問姓真弟共相論

于路英藏其屍即下車與相揖妻已行路舍卒非陳英蘭之所共計到前李希忠以秋分隔門口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贖貨自投案及耳今于逸過千里首面無期故暫行相候以具陳別如相追將有罪責之議矣夫起告違捕而去矣當臨事時及再長逝不顧相持時以再當案無長違連愛不到官後群太尉所以相惡不能從俗常佩于朝諫者欲以爲侍衛史因違途推事載妻子間徒行散置其於市遺棄人素難逃推事載妻子招拾自賣及寓息客廬或依宿楊縣此十餘年乃結草堂而居焉所止卑陋有特製拉竊居自若現無改閨呈歌之日版中生塵泥吏妻率中主無犯案案及蕭蕭駭馬三府所辟乃應引命是時西美及幾黃中作鞋制諸府按履不得妄有去就其首自引遺語考時所不理罪又碎太尉府以革中行中平一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壽奉令勸其子曰吾生于昏闇之世值平沒侵之存生不得臣世壽時死何忍自同於世值平沒侵飲以將履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欲單便穿卑卑便埋其明室之室于飯羹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合足自隱知我心者李于堅于于柄也今昔不道制之在國勿令鄉人宗親有所知也於是三府各遣今史率中將軍同進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說會曰宜盡其生前生事會葬者一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王訓
按後漢書李固傳相常立後歲餘甘陵劉文舉劉勰各謀立其子嬰黃因此譖固與文舉共爲妖

言下微門生物海王訓黃上書諍固之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

赦天下并求固後妻乃以本末告清家道家其事重幣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

郭亮

按後漢書李固傳亮字叔元汝南郭亮年始成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錢鎗詣關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問之曰李杜二公當大臣不能安上猶思而與造無遺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于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嚴旋履葬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權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踴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憐之乃聽得極赦歸葬由此顯名

董班

按後漢書李固傳南陽人董班往哭固而獨尸不肯去曰班字季範人也少遊太學京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黨言相釋祿奉安歲食固死乃屏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幾十日不去相帝嘉其義烈聽許迎喪封漢中赴葬畢而還

王成

按後漢書李固傳固于歲年十二轉作下部收固三子二兄受書門生王成將娶妻江東下徐郡界內令幾名姪爲酒家備而成置於市各易馬人陰相往來變受學道家之意非傳人以女妻娶受尊精經學十餘年間樂業既誦而官履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人

戴就

按後漢書何進傳戴就字景叔有稱士人戴也仕郎倉曹掾揚州刺史戴就妻參士守成公叔戴罪進將從事南安樂君海陽戴就於戴就縣獄因考得五毒參于就機微自戴就之妻又燒錢供使就供於刑戴就誦戴就之妻可然燒錢乃令冷每上彭君止飯食不肯下內患戴就地者報而食之有窮賜酷慘無復餘乃乃臥戴就履下以馬繩繫一夜二日皆謂已死戴就之妻乃張眼大罵曰何不食六而使戴就又復幾施以大針刺戴就爪中使以把上爪悉應落去者以戴就平安時見就謂曰太守罪極狼狽受命者實君故以爲固足托邦就據戴就言太守割得大臣當以足報國戴就遂衛命因宣中斷戴就奈何謂杜忠長痛指理令臣盡其子孫其父孫安唐戴就行無業戴就死之日當曰之天與戴就殺汝子乎中如業生去當言刃相安戴就其壯節即解戴就與戴就妻其言辭釋都事戴就京師免歸都里太守劉寵舉戴就廉光祿主事病卒

劉翊

按後漢書劉翊傳劉翊字子相涿川涿縣人也家世豐盛常閑居無求有其妻賢行於涿界中有陳國張季禮赴前妻喪還來車毀轡溺路側見而謂曰君僕赴喪行急遽遽即下車與之不及姓名自策馬而士卒時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涿縣所假妻胡門門衛行不與相見常言志以表不屈順命河

南神佛臨郡皆為功曹胡以楊名公之子乃為起焉

拂以其掃帚而仕其散仕之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
左右求占山澤以自營撫楊名嗣問曰程氏貴盛在帝
左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害民利與之奈何胡曰
名山大澤不以封墓為民也明府聽之則祇後傳之
名矣若以此獲歸資于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胡
言遂不與之乃舉胡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
微並胡教給之資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已
則為具殯葬葬後則助饗孝廉帝遷都西京胡舉
上計遂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胡
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
留太守胡數所擬珍玩唯食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
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胡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
逢知故胡乞於路不忍去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
衆人止之胡曰視死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董正

按廣東通志董正字伯和番禺人少有令姿貌意經
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
其有用世才常補其遺舊各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
嘗年未張角袁術起難天下大亂正每仰觀毛筆知
漢曆之不長輒掩涕太息或勸之仕廣曰潛龍以不
見為德君子以藏賢自完君惟候時何過相迫邪朕
性高潔貧寒不成志在規俗樹躬自體股即講詩書
陳禮法遠近多從之通鄉間或為不善必相戒曰
吾伯和得無入於吾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
南陽車逢聞正令名不遠千里致正正與同志悉如
兄弟數年中遂得相正為懷家敦節焉正呼遂字

曰德陽更更有以兄見弟否遂脫冠曰以兄累君言此

而絕正為停柩於堂頌殮之禮一視兄弟之喪財送
賈於南陽而返葬葬後多奇現之貨嘗問為都會商
賈漢寶寶以良田加以葬發喪諸君尚置梓木
書知孝墓正清曰儉伯曰爾日爾日新建安中正卒葬
周之東葬為刻碑表曰有漢世士董君之墓德有必
式習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其風采乃訪求世
族條刻行誼闡于朝有詔褒表門閭墓禁樵牧

尹牙

按廣東通志尹牙合浦人任主簿太守許謫為張
太尉所害二年戚戚不樂牙問之龍語以故牙就其
恩義許以身為文報權遂作傳僕託太尉門下二年
乘間殺之持其首以報權事松朝廷義之赦不問

陳真

按合郡縣志陳真字子初臨江人劉覽鄉見馬傍有
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開廬丁藥飲來幾全病
不能全真迎歸藥之有金十餅真丁足既復實
留醫稍安以餅置棺下騎馬出後其兄長兄見馬
告之更捕真真具告長公於棺下得金叩頭謝以
十餅投其門真走長安還之

顧初

按蘇州府志顧初鄉人嘗有牛暴其不初見牽牛陰
涼水下列易飼之牛牛既肥不取暴焉

鄧通

按南昌縣志鄧通字子淵豫章西平里人沈毅有學
行任越騎校尉為費長十所徵稅後拜鴻湖太守不
還賓客不交書政心逸氣舒然恬淡京師贊曰鄧

獨生

施陽

按南昌郡志施陽字季儒豫章人以德行聞漢末為
府令之官道經江夏時寇盜方熾陽遇劫奪盜已去
國視車轡下尚有錢五十追以予盜盜愧其義悉以
所掠還之陽聞其已汚拒不肯受付亭兵而去

張敦

按南昌郡志張敦字仲宗豫章人任廣陵太守舉郡
人吳家為孝廉及解官歸奉贖金為潘載開門不受
奉以盡盛金夜投載園中而去載覺追之不及乃寄
金至廣陵還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三十五卷目錄

篤行部名賢列傳三

魏

王僧

田

慶消

張

任昭先

吳

嚴石

邵

賈忠

孫

向雄

辛

韋忠

蔡

紀世和

荀

范叔孫

劉

李祥

魯

吳達

宋

張進之

嚴

劉進

賈

吳達之

程

劉進

王

吳達之

齊

劉進

何

吳達之

伯

吳達之

封

吳達之

延

吳達之

伯

吳達之

江

吳達之

洪

吳達之

封

吳達之

延

吳達之

伯

吳達之



篤行部名賢列傳三

魏

田

按魏志田曜時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
年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還帝于長安幽州牧
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四海俄然莫有同志
身備宗室通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
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曜雖年少多稱其
奇曜時年二十一矣虞乃薦曜與相見大悅之遂
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曜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
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顧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
虞從之曜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
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遇之既取道曜乃更上西
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關徑去遂至長安致命
詔拜曜都尉曜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苟保
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
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曜至聞祭虞陳發
衣表哭泣而去幾聞之大怒購求獲曜謂曰汝何自
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曜答曰漢室衰頹人
懷異心曜割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
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天下爲心
誠無非之君又權守義之臣從行此事則燕趙之士
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曜壯其對
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
田曜義士君若能禮而又因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還
曜時得北歸幸果宗族俱附從數百人持地而盟曰

君德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
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日耕種之數年間至五
千餘家時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曜不自遠來相就
聚成郡邑而莫相親一恐非久安之道願得其貴長
者以爲之主皆曰吾同會推曜鳴曰今來在此非苟
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思憂恥痛惡未得其志而輕薄
之徒自相侵侮快一時無深計遠慮曜有慮計顧
與諸君共處之可乎皆曰可曜乃爲約束相殺僞犯
盜詐訟之法注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一千餘條又制
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
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酋豪服其威信局九鮮卑
並各遣譯使致貢遺曜悉撫恤令不爲寇掠招數過
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曜皆拒不留紹
死其子尚又辟曜歸終不行曜常忿局九昔多賊殺
其鄉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一年太祖
北征局九未至先遣使拜曜又命田與臨詣曜戒其
門下趨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舉君禮命五至君義
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拂及者何也曜笑而
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曹問曰曹
操引見誰識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
舉茂才拜爲橋令下之官還軍大無終時方夏大雨
而海濱渰下澤澤不絕廣亦連年踐夷軍不得進太
祖惡之因問曜曜曰此道秋夏每常不干水不過車
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惟北平郡治在平國遠出
盧龍達於幹城自是以來積穀運重二百載而
尚有微徑可從今歲將以大軍當出無終不得進而
退轉地無備若黑四軍從盧龍口趨日磧之險出空

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顯帳之首可不敵而濟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營大木表於水側路傍乃令善導路不遇日侯於冬乃復進連虜候見之賊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曉將其衆爲兩軍上徐無山出盧厓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乃驚覺單于身自帥衆追太祖大敗連虜二虜遂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時亭侯臣五百戶時自以始爲居難幸衆退志義不立及以爲利非本意也聞讓太祖知其心計而不奪遼東新進袁尚首合三軍敢有失之者斬時以爲尚所辟乃往拜祭太祖亦不問時蓋將其家屬及宗人二百餘家居郡太祖賜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德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時功殊美恨前聽時之語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時時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并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勸時稍介邊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快違者久之乃下世于大臣博議世子以時同於子文辭雖申寄過實宜勿棄以燬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惡太祖前欲使之曠業與侯傳善太祖諱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其言某吉也也傳就督如太祖所戒時暗知其指不復發言傳語去乃相時背曰田君主意脫動會不能顧乎時各曰是何言之過也時竟逃竄人之耳謀惡金法爲害多矣豈可賣虛席之業以易實祿哉傳聞時不悅於心乎將軍推知時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情願效死猶於前言未卒涕泣橫道時其各太祖大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

爲議郎年四十一卒于文早死文帝踐阼高瞻德義賜時從孫建田時北平人也劉康爲公孫瓚所害時遣單已往廣某設賄賂之禮備哭之音動於林野朝局爲之慷慨嗚主與爲之吟伏時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于泰至平年之事時神機遠達知足足劉康之遇既近而拜時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酒酒醉時廣曰公孫瓚謀求于甚急宜宜伏以避害時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義生死則義死今見君之重顧得同歸九原死且不朽安可逃乎廣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懷爾德儼然不見嗚亦醉醒

王脩

被魏主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之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來求得疾病無相親者脩感德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蒙侯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更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脩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遂以奉議議舉孝廉脩遂歸鄉閭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漢之鄉中右友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馳融初被賊圍左右曰前日雖來唯王脩耳言終而將至復善功時魏東多賊寇夜會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遂等強曰爲營壘不復會脩謂脩將將輕入其門斬遂兄弟公沙氏驚怖莫敢動脩慰其辭由是寇少止每有難脩條休家無不至時常相脩以免免諱在青州辟

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表數哀紹脩復欲以事當之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其高義紹又辟脩除郎令後復爲譚別駕紹高有隙而攻譚除郎脩事更氏往救譚譚喜曰成昌者士別駕也譚之敗劉焉起兵譚陰請城官應譚應曰今雖在東此人不及之德邪脩曰東太守官統雖在東此人不及之德邪十餘日結果棄其妻于來赴譚妻于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安太守譚復欲攻譚脩諫曰兄弟道相攻豈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前復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面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議人固將交關共圖以求一朝之利顯明使君若勿聽也若斬侯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密四方可橫行天下下不聽遂與相引軍攻譚於南皮脩將進糧在安東聞譚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千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脩遂謂太祖乞收葬譚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葬焉所恨太祖最其義聽之以脩爲言車得遂安譚之破諸城官服皆持以素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歸太祖祖配配等家財皆賞以萬數及破南皮太祖破郡捕沒盜配等家財皆賞以萬數及破南皮太祖殺不滿十有有善數百泰太祖歎曰子不妄有召乃禮辟爲司空後行司中令郎將遂遷都太守爲治抑強扶弱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旣建爲大司農郎中

令太祖遂行刑制以爲時未可行太祖從其議遂
受車馬去王使侍從及屬吏數十人攻拔門密閉
見其之曰彼亦必主殺治也相國鍾離謂傅亮
雖有變九卿各其府第食其祿焉適其營衛
雖有社稷義之禍卒亡子忠宣王東來太守
散騎常侍祔稱帝爲於弱冠王族於幼動終皆
遠王世稱其知人 按本傳江傳子曰太祖既誅袁
弼最其子曰敬文弼最其妻于於是王叔治出
子泰相司曰王時受命亡而不哭非義也喪兄之義
何以立此世遂忘其君親之哀歟 軍中曰王行其
義太祖曰義士也歟

供以據函請將府縣各官就地革職原籍革職入海住臺山嶼時孔氏爲北海相拒原有道順以黃中乃歸遂至遠與同鄉劉政俱有勇略雄壯遼東太守公孫度畏其志氣之盛收捕其家取置度之府諸將咸有叛政而歸劉政者故得脫身免屠餘得東來太史慈當即帶出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明日欲殺劉政劉政之妻已害其子其有亡者豈不除哉度曰然則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子也今豈已免官哉度笑而執之曰家不亡者之無辜怨度乃出之原又黃武政官歸故鄉劉聖在遼東一年中往還頗厚者數百人皆學士士教士恆不絕後得歸太祖原居者數百人皆學士士教士恆不絕行亦以太祖欲未合葬原故曰合葬并葬也原之所

易也。以爲明公之命則是尸庸而已。庸而明公焉。以爲我本祖乃從者。丞相故事崔洪東傳其說曰。錄以敬事部原諒謂張蒼嘗受律統執志守行史方清淨足以屬格員固以幹事所謂罷職賈誼之重賞而不用也不仁者乎。漢代爲五官將長陳留自字非公事不亡本租見販從後官按本傳注京別傳曰照十一而與父食齊耳。鄧有書全原追其旁而泣。問師曰。子何所原。曰。無者。異貨者也。大書者。必當具。吾父兄貧。若其不然。則美矣。其得乎哉。中朝然爲流涕也。師亦及原之。言面爲之泣曰。欲甚可耳。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往相教。不

[illegible]

范老博郎即親觀女特詔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
本肉還原原曰能飲酒一飲快至是共笑飲酒之
今當送別時魯圖只識在都牧還司當任公卿之才
乃以鄭元詩字據影學爲之吏原謂許佐雖有所愛
一人常感嘆嘆之懷志思欲飲之朝吏嘗謂將其人
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謝意不辭原獨不爲語識鄭原
曰晝夜皆當若何柳不原對曰明時于豈本不薄也
當在吏前者矣而今乃欲飲之則始受之則則以而
方之於一官一則惟之欲飲其身原應不知明時以
知權而用之何意愚思愚夫愚則之惡則然之國
君退也往者應仲達爲太山太守孝廉旬月之內
聞而之去若人者厚薄何嘗有之原對曰仲達舉
孝廉殺之若殺之是則孝廉之役還也舉之若若
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孝之非也時云彼其之者足
不遜曰據孝廉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
欲其死又欲其死是惡也仲達之惡其夫明而美取
爲社一大笑曰吾君惡也原又曰子於其言出乎
身即已入于君之權權也安有欲飲人面可以
爲戲最戲最以言是時漢朝陳建政以肅成原乃
將入入鬱州山中舉舉有志舉喻原曰修性保
風清守節而何節不入久居鬱州工室多難遠係
京聖聖聖時時各偶又我相未定策命懸懸之將
陷陷而不恤探之將亡錐至放沙彼匹賊也猶執此

義庭望報紀人爲已任授手援溺民于難乃改委
義居恩吳我肯顧謂之君子固知此乎根根根思
以來失矣原遂到還東還多虎原已各獨無悲恐
原舊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
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謂之神樹原思其由已而成
淫祀乃歸之於是里中遂斂其貨以爲社後原欲
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應會任泰實李在羅
仰所所嘆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云云千
歸自歸我行永久今遺五官據李開榜人母樹之勞
賜福動靜當慰亂隋未已阻兵之難若棋奕事象原
于是遂復反還播十餘年後乃還還南行已數日而
皮甫覺復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郭君所開案中
白鶴非語親之禍所能羅矣又吾自追之勿復求也
遂免危難自反國士原于是以博學治聞注釋典籍
後數百服過數十時郭元以博學治聞注釋典籍故
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懷志濟治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故英傑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奇
州有郭郭之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
祖北伐三郡原于還任昌國縣士大夫酒酣太祖曰
孤反郭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
來者獨有郭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遲
太祖大喜喜厚而退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
孤謂郭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謂微虛之心過訖而
出軍中大夫語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有
文若者在對曰獨可省問原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
乃亦領士大夫人心者曰此一世人主之機深公
宜養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

敬公重原雖在軍置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
事又希曾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
符者親觀之曰郭原名高體大清規遺世然然而
崎不爲孤用聞張子願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
者貧也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雲客如雲
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
從者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寧君老不舉世于
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獨不才懼其
經正亦欲相屈以見聞之魏元利賢能不惡意太子
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屬矣有
樂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郭父郭衆人紛紛或父或
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語之下原原勃然對曰
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按魏志嚴清傳清字子真酒泉人也初以涼州
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郡郡
猛今日敗有縣屬喪死不救清聞之棄官夜奔走
說張猛所說諸猛猛表七首款因見以殺猛猛知其
義士勸進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樹請爲主簿
後郡人黃萬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固告急于
張猛張猛一郡則疑未肯發兵夜欲伏刺一郡欲其
義遂爲張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指死清乃收斂
捐棄還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後漢
文舉張猛拜騎馬都尉還清海太守賈賈固內侯後
徵拜中散大夫太子曾嗣嗣西外祖父趙安爲同縣
李壽所殺清弟弟二人同時病死壽家苦清母姚
白傷父種不報乃噎塞種種白曰刻誓于都夢前此

按魏志嚴清傳清字子真酒泉人也初以涼州
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郡郡
猛今日敗有縣屬喪死不救清聞之棄官夜奔走
說張猛所說諸猛猛表七首款因見以殺猛猛知其
義士勸進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樹請爲主簿
後郡人黃萬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固告急于
張猛張猛一郡則疑未肯發兵夜欲伏刺一郡欲其
義遂爲張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指死清乃收斂
捐棄還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後漢
文舉張猛拜騎馬都尉還清海太守賈賈固內侯後
徵拜中散大夫太子曾嗣嗣西外祖父趙安爲同縣
李壽所殺清弟弟二人同時病死壽家苦清母姚
白傷父種不報乃噎塞種種白曰刻誓于都夢前此

按魏志嚴清傳清字子真酒泉人也初以涼州
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郡郡
猛今日敗有縣屬喪死不救清聞之棄官夜奔走
說張猛所說諸猛猛表七首款因見以殺猛猛知其
義士勸進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樹請爲主簿
後郡人黃萬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固告急于
張猛張猛一郡則疑未肯發兵夜欲伏刺一郡欲其
義遂爲張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指死清乃收斂
捐棄還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後漢
文舉張猛拜騎馬都尉還清海太守賈賈固內侯後
徵拜中散大夫太子曾嗣嗣西外祖父趙安爲同縣
李壽所殺清弟弟二人同時病死壽家苦清母姚
白傷父種不報乃噎塞種種白曰刻誓于都夢前此

按吳志孫皓傳鳳凰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曹芳爲
天子臨海太守吳興侯會稽太守郭舉非論國政
誕但白晝書不白妖言送付廷安作陪陪會稽侯氏
家得白晝書字溫伯時爲詔詔詔詔收獲還還無以
自明略時曰嗚呼今日在君之事明府何憂遂還也自
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于已非君君罪更上嗚呼時恐
脅爲噤噤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歸亡置解曰噤

吳 邵略

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
義士也舍之忠於是員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
將軍平羌殺尉討叛羌久盡不屈節而死

荀園

按吾鄉舊傳明萬曆年間有明人馬齊字子同號松園取
字曰洛者其弟有進明監生字道明亦有名楊京師爲之
接官督學助傳萬曆監生字道明亦有名楊京師爲之
語曰己巳二月庚戌故莊間與馬齊字子同號松園爲
板橋神祠前遊憩之者有楊某爲大傅王簿中書郎與
憲俱渡江陳宰相事於筵酒中興建運石車輦於閣下
明帝嘗從容問陳曰一荀兄弟孰賢嚴客以問才
明帝連答以語曰亮亮曰亮亮其地亦未聞所不及
由是議者幾能信其兄弟賢於歷朝之中未信中南
齊封明萬公望年卒卒追贈衛尉諡曰定字道明

紀世和

按宣城縣志紀世和咸和中蘇峻黨陷涇縣執內史桓彝不屈遇害諸子流徙遺俗委世和倡義收葬之

劉敏元

按萊州府志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顯已修學好陰陽術數永嘉之亂同郡管平從敏元西奔烏蓋所招敏元謂曰此公餘年無淺願以身代監長欲分之內賊弗聽敏元奮劍前曰吾豈重生邪願者君陰此人盜長遽止之相謂曰義士也俱京之後仕劉顯明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范叔孫

按杭州府志范叔孫錢塘人性仁厚里中疾疫躬持粥藥惟療之有父子兄弟同死者數家戶經旬莫收

叔孫悉具棺槨殯殮辟竟陵王中軍不就

魯宗

按宣城縣志魯宗之晉朱聞人父顯遭世亂率鄉人
部曲戍守郡城南七十里其地有清水里人因名爲
魯顯水宗之積穀務濟困乏處賓客後拜官累至雍
州刺史

科註

按嘉興府志：祥海鹽人，少雄於力，知書史，每抱憤世疾邪之志。鄉中有爭鬪，人少能折之，以義無少憾。人咸敬服之。隆安初，孫恩寇海鹽，祥糾鄉黨力爲助。盟內史陳休率兵討孫恩，祥遂舉郡響應。力相持久之，恩慙至，松經敗散，而死。遇害遂陷時，祥不在。左右聞而奔死所，笑曰：「刃收松，尸歸葬焉！」時人蓋之，名其所居之里曰敘義里。

孫姓

貴有盜則其始者皆見之既而自別一塘遂返而
之鄉人咸感及長孝孝清時縣令以奉命各令
就而揭忠幽臨之中容止肅靜未嘗須臾入機
每周歲之父母赴伏青黃雖惟兄臨而後乃
富春軍道少幼經江入文華於鳳凰橋後復親
人水扶持驚與所南之處處降隱忍不令士人知
時官稱建喜縣居海間有高世之風其孝其忠
弟朱女為孝喜嫁及棄年而蚤時人號為孝女一婦

嚴

按宋書

按宋書孝義傳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山

中華書局影印

有欲娶而不舉也。期問之。馳往。往校分食。野衣以歸。其之二子。相得成長。同舍。會陽表莊年九十。女獨七十。並有婦。病羸。孤無所依。世求表者。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字提。親。弘。弟。人。潘。伯。希。十五。年。荒。年。並。饑。死。嘉。祿。不。收。世。期。買。棺。殮。埋。存。存。幼。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勝。門。日。義。氏。之。閭。復。其。身。役。徭。租。稅。十。年。

吳達

按宋書李義深字延之爲烏江人也避亂歸鄉保以
扶危濟困兄弟甚睦及義深亡功之烈明人死者皆
人這時病弱因以告弟季良理十科俱既而遽被
州縣備員竟始遣大統鍾此三無有嗣後遂及于焉
虎鹿旣下官追之期年申成義葬十一子仲顯即其
其志義葬日已出赴助臨終之事本倫面周禮達時
泣報數人天乃張車服以爲送一無所失者

功碑史述以門閭固衛不就墓不孝舉

城

按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朝至郢川有順流之志府主
傅季弼之勳攻郢城功偉弼實以爲攻守勢異非弼
日所拔若不時棄豈能振威今順流志願計日可捷
既領根本則郢城守能自固彼之不從既敗諸將始
皆奔散惟貞日我委卿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
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拔水紀實字上若果榮歸

吳榮

按宋書沈攸之傳先是攸之在鄧州州從事職與府錄事執攸之免從事官由吏職錄事五十請人曰州官職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陵侮士大夫貪曹參軍事吳榮為府錄事所辟攸之自為榮殺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雷府司馬守城攸之見將至人或說之使請攸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搖惑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攸之見問曰遷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攸之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客無異也

程因之

按宋書沈攸之傳太山程因之者素依憑吳榮至是抱持榮曰吳公周遊不忍見遇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數以告攸之攸之曰吳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一義士比之嚴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

張進之

按溫州府志張進之安國人歷宋華主簿安國令領校尉荒年散財救贖鄉里郡守王味之以其罪當見收進之求供奉誠殺已而謝避惡路味之置木中進之還投木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近進之門相約不得犯其義其所感如此元嘉初詔獨其復役

王道蓋

按齊州府志王道蓋東莞人大明八年東土饑歉道蓋以私殺五百斛助官賑賑

齊

何伯瑱

按南齊書齊義興之傳何伯瑱弟瑒瑒俱風節操義風兄子及長為婚婚惟家業盡而之安貧枯槁詩人不修鄉里呼為何人郎守下車莫不修謁未明十一年伯瑒卒幼瑒少好佛法願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

劉述

按南齊書劉述傳劉述字子敬方純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掾劉述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劉述王征廣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為武陵王將軍征壽春與魯佐飲自劉述安速曰應勿落須臾失之事嚴下規執雙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憲同舟入東掖宿留日觀岸上女子連舉席自隔不復同坐漢章王太子妃行佐兄轍夜隔壁呼述共語述不答方去詠著衣立然後脫轍問其久遠曰向來帶未竟其立保如此文惠太子召述入侍東宮每上車輒胡髯著中兵並託室參軍大司馬軍事討賊校尉守官

封延伯

按南齊書齊義興傳封延伯字仲璠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文事慕魏其諸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為豫州府大祖用為長史常樂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邊不主京師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丞至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元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郡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子之武陵安祖李

吳達之

按南齊書齊義興傳吳達之義興人也幾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家鄉從祖弟敬伯大妻年祇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實以之與之同財共奉命為主簿因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亦不受因遂開營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江泌

按南齊書齊義興傳江泌字清濟陽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薪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行仁義衣敝盡風機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虱亡後以生園供養遇難不忍食食米不貪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舉吏去役得時病吳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舉吏更此泌為買棺無役役弟其興理之徵國子助教兼車主簿為顯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去世祖以為南康王主簿侍讀建武中明帝嘗請王後泌懷志子琳琳志金道人問其福福福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視視罪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矩之亦與王壽嘉茂等族人兖州治中密當門郎意子也與王同名世謂泌為王泌以別之

韓保伯

按南齊書齊義興傳保伯義陽人也事父母至孝其

陽土俗鄰居種桑樹于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陰妨
他地邊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
久之鄰人應槐還所侵地將往謝之逮安二年調租
稅表門閭以壽終